

秀梅把五〇三病房那位腫脹的 edema 女病人的病歷卡整理好時，時鐘正好指在九點正。夜晚的病房有一股說不出的冷清味，所以每次一輪到小夜班時，秀梅總是不經意地在皮包中放入一件毛披肩。

大醫院尤其像這種貴族醫院就是有這種特色，靜。主要在於間間都是套房，要有的設備也不缺。家屬來訪時，頂多到 station 向她問

個病房外，便很少來囉嗦了。而且來訪時，房間門一關，便與公立醫院吵雜如菜市場的三等病房完全兩樣。靜得讓人舒適，也靜得讓人窒息。

「蔡小姐，有沒有什麼事？」電梯門一開，值班的 R（第二年住院醫師）林醫師腳還沒跨出，便迫不及待的問。

「都還好，只有五一二的林許如珠給她服

了一點退熱劑。」

「剛剛急診室來了一個 coma 的病人，血壓非常的低。」林醫師邊翻着病歷卡：「遲一點送來，恐怕就不行了。服了藥自殺，丈夫却拖了三個小時回家後才發現。被廖主任罵個半死，還心不在焉地和女孩子打電話聊天。」

「好可怕，這種心態的男人……」

「廖主任拚命的急救，才勉強保住了她的命。否則她丈夫麻煩就大了！」

蔡秀梅取出了一支導尿管，便看到黃玲推着一輛 EKG 施施而來。

「累了個半死！」黃玲說。

「怎麼樣，有什麼問題嗎？」林醫師問。

「五一二那個病人一直指着 EKG 上的那些 waves 問，一下子擔心這，一下子擔心那的。EKG 明明正常，他一下子懷疑開關有否開錯，機器有否正常。還要我幫他上了一課心電圖呢！」

秀梅掩口而笑。一位擦地板的歐巴桑靜靜地穿過護理站的前面。

黃玲拿起了病歷卡，逕自寫起記錄。

整個病房的空氣又恢復了沈靜，只有冷氣傳來絲絲的送風聲，及偶而一兩下關門聲。

護理站前的電梯號碼由 1 跳到 2、3……一直到 5，一停，似乎電梯門要開了，冷不防又跳了上去，門沒開。

林醫師正埋首念他的書，秀梅在整理一些繃帶及紗布。

空氣真是沈靜又沈靜。

每天夜晚，病房總似外太空的衛星站那般沈寂。即使來訪的紳士淑女們也都默而行，行而無聲，無絲毫的娉婷姿態，一晃而過就像一

湖 中 的 星

文：白光
圖：宇衡



陣風。

時間又過了二十分鐘。

「蔡小姐，下面馬路上大概出了事。」歐巴桑提着水桶穿梭而過，平淡地說：「恐怕你們又要忙了。」

秀梅輕輕地站起，走到了五樓西側的窗口。馬路上一片霓虹閃爍，秀梅朝下一望，黑壓壓的一大群人圍繞一輛車子。又是車禍。在馬



路口一輛戴着紅色訊號的警車鳴鳴而來，衆人讓開了一條路，隱約傳來吵雜的人聲。

秀梅又緩緩回到護理站。

「什麼事？」黃玲頭也不抬的問。

「車禍。」

「想不通竟然有人那麼急，明明有地下道不走，難道是要 suicide？」

「忠孝東路不走地下道的人太少了。」林

醫師說。

病房又沈靜了下來，氣息好像凝住了一般。

黃玲站起來：「五〇一的 glucose 大約滴完了，我去換一下。」

黃玲走後，秀梅便兀自織起她的毛線。

毛線是在頂好市場買的。那天下班，恰巧在電梯中碰見洗腎室的劉佩伶，便被拉着往鄰近的頂好市場走。佩伶要爲她表弟買份生日禮物，她也就順便買了些毛線。毛線是深咖啡色，買了後才發現與她的年齡不合，索性便織一件給在南部的哥哥。但每天能抽出來織毛線的時間却不多，醫院舒適歸舒適，仍然是相當忙的。換藥、打針、包紮、量血壓、體溫、熱敷、冷敷等非常繁多，另外還要寫病歷卡，叮嚀病人，整個五樓病房三四十床也是非常忙的。

「外科值班醫師、護士，請立刻到急診室。」擴音器響起。

「蔡小姐，我們下去。」林醫師說。

黃玲恰好迎面走來，向她交待一聲，兩人便匆匆下去。

急診室擠了一群人，秀梅抬眼望去，病人身上已掛上了點滴，總醫師陳一成在那裡指揮，一位醫師在作人工呼吸，一位護士在止血，另兩位在準備開刀器具。

他們兩位急忙匆匆地趕過去。陳醫師看到，便說：「立刻刷手，準備 operation！」秀梅立刻進入準備室換手術衣，外面急診室的人聲仍然喧嚷。許是警衛與司機，還有圍觀的人群……

「我根本沒辦法，她從旁衝了過來……」
「那女人像瘋了一般，由對面橫跨過馬路衝了過來……」

「那司機也活該，倒了八輩子的楣……」
「可憐那女人，到現在家屬都沒人來……」

秀梅迅速地穿好了手術衣，戴上了手套。這時急診室的三位護士也進來要換衣服。秀梅向她們打了一聲招呼便逕行先到開刀房準備器械。

不一會，病人已推進來了，醫師護士們相繼進入。

手術房的時鐘指着九點四十分。手術開始

陳總醫師神氣鎮定，在旁的護士隨時準備遞剪刀、針、手術刀及止血鉗，林醫師負責麻醉，秀梅不時地注視監視器。……

手術枱上的無影燈警醒的亮着，開刀房內竟另有一股令人沈靜與窒息的氣氛。……

「止血鉗！」

「剪刀！」

「紗布！」

「止血鉗！」

陳總醫師的呼吸隨着語調而加快……

「準備輸血！」

手術房內的氣氛又緊張起來……

秀梅望着病人的血壓計，太低了。自然地抬眼看看病人。四十多歲，絲毫沒有中年婦人肥胖的體材。由面容望去，她的眼角、額頭稍微帶有一些皺紋。眉仍緊緊地鎖着。但是仍不掩她年輕時秀麗的面龐。

「五百西西。」

「一千西西。」

病人的出血仍相當的嚴重。天平上堆着治滿紅血的棉花。

醫師護士們的臉色全都凝重起來，彷彿病

人身上汨出的血是自己的一般。

一千五百、二千、二千五百，……

ENG上的圖已呈現不規則，病人的呼吸也開始緩慢。

陳總醫師瞄了一眼ENG，眉頭皺得更緊

嚴重的腹腔出血，病人的肝臟被強大的機械力所損。病人的生命實在毫無勝算。

這種與招魂使者互搶生命的情形，秀梅已不知見識了多少次。

記得當學生時，剛踏入醫院實習，每次看見一個病人死去時，總會歎惜了老半天，甚或吃不下飯。每次死者家屬哀哀啼啼的叫喊了老半天，她也就獨自一人躲在討論室，不敢去接觸那種令人驚怕的聲音。而當人去床空的時候，每經過那裡，總有一股莫名的傷感。

現在就不同了，在醫院裡生老病死這些事，幾乎天天可以碰到，對她的心湖中也很難激起一些波動。偶而嬰兒室的護士會把一些喜悅感染給她，除此外她的心中總是平淡再平淡。對於死者，心中雖有一些惋惜，面容却也表現不出什麼，除了對家屬作一些安慰的話外，她也想不出再能表示出什麼。

可是今天她的心裡却莫名地緊了起來，無端地覺得有什麼事要發生一般。使她不時地望望病人的面孔。

除了機械的聲響外，開刀房相當靜肅，這種情形好像一群人處在地底的實驗室，作着秘密的操作一般。

病人的血壓低得不能再低，心臟也漸漸微弱起來。

秀梅知道不行了。
時間是十點十分。

病人的呼吸停止了。在旁的一位醫師立刻施行人工呼吸。

病人的心跳停止了。醫師護士們全都緊張了起來。

林醫師急忙去推電擊器。

隨着心臟按摩的聲音，每個人心跳均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起來。

護理長裝了一針強心劑。

ENG似是壞了一般，呈現若有若無的心波。

強心劑、按摩。ENG仍然如故。

林醫師拿起了電擊器，兩百五十伏特，電光一閃，ENG跳了一下，又回復原先幾乎不跳的狀態。

三百伏特，電光再一閃。衆人知道不行了。

護理長望了一下時鐘：十點二十三分。記錄了下來。

陳總醫師宣布病人死亡。

秀梅和幾位護士把針筒、器械一樣一樣地收拾起來。望着零亂的紗布，秀梅的心也零亂了起來。

出了開刀房，剛才擠在急診室的人群已然散去。急診室的病床躺着兩個在滴點滴的病人。肇事的司機疲勞地坐在椅子上，沒有看到病人家屬。

秀梅 一下額前的頭髮，穿過急診室，逕自上樓去了。

夜色已深，醫院內悄寂無聲。……

秀梅交待好值大夜班的護士後，便乘了電梯到了樓下。踏出醫院大門，一股暑風迎面吹來，心中感覺悶悶的。

走到街角的地下道，碰到了一男一女。一

個四五十歲的男子滿臉散發酒味，色眯眯地挽住了女孩子的腰。

「劉小姐，我們再回彩虹餐廳吃宵夜……」一個嘴吧嘟嘟像一支小喇叭頭。

秀梅擦身而過時，望了那女孩一眼。一張未出社會的臉孔，刻意地塗了一層鮮紅的胭脂。那胭脂色，竟像方才開刀房中流出的鮮血一般的紅。

出了地下道，便是對街。

秀梅站在彩虹餐廳前候車。身後的霓虹映得大地一閃一閃。望了一下對面高聳的醫院，想到方才開刀房那一幕，秀梅心中老有一種怪怪的感覺。

公車來了，秀梅招招手。臨上車時，秀梅瞥見了地下道走出來的那對男女，但隨即和彩虹餐廳的霓虹一起被公車拋在後面。

第二天，秀梅值急診。

忙了一個上午，好不容易擺脫了那些針筒

、酒精瓶。拿起病歷卡來整理，翻到了昨天那一張：

患者：劉何素娥，四十七歲，死於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廿四日下午十點二十三分。台灣雲林人。住址：台北縣中和市峰成街四十八巷六弄九之三號。……

秀梅也不特意去看它，便繼續整理其他病歷卡。

吃中飯時，碰到了急診室護理長。

「秀梅，昨晚那位死者的家屬來了沒？」

「妳是說那位車禍的女人？沒有！」

「昨晚通了幾次電話，沒人接。院方已通知中和方面的派出所要他們家屬來辦手續。另外，也要與司機商談一些後事問題及訴訟事情。司機現暫准交保。」護理長說。

吃完飯回急診室，廖主任正在指導幾位住院醫師和護士為一位農藥中毒的患者洗胃。秀梅剛走進 station，救護車的聲音又在馬路口

響起。每次輪值急診時，總會碰上許多次救護車的來去。一當救護車的蜂鳴器在馬路口響起時，秀梅便會自己在心裡說：不知又是什麼 case？

其實每天碰上的 cases，很多都可以不必掛急診。有些多半是由於病人家屬不願在門診排隊等候而掛急診，倒反而使得急診室戶限為穿。不過救護車送來的 case，則多是真正的急診。

忽然，大門外匆匆跑入一位小姐，一進來，便慌慌張張的四處望。這時，救護車也已開到急診室門口。醫護人員立刻轉移至這位剛用担架抬出的患者，也沒有人注意到這位小姐。這位小姐神色匆匆地走到 station 前。

秀梅向她問：「有什麼事嗎？小姐！」

「對不起，我找一位急診病人。」

「什麼名字？」秀梅突然覺得她很面熟。

「劉何素娥。我是聽說她昨晚由彩虹餐廳前越過馬路時被車撞倒，送到你們這裡來。」焦急的神情，焦急的聲音。

劉何素娥，劉何素娥那個太太，那個霓虹燈下車禍的死者。這小姐，這小姐劉何素娥的女兒，現在才知道這消息。秀梅想。

「對不起，劉小姐，我希望妳能看開點，你的母親……」

「我媽媽怎麼了？她在哪裡？」

「昨天晚上，她送來這裡時大約是九點多，我們急診科的人員也都全力而為，不過由於患者的傷勢太重，所以……，希望妳多加節哀，自己保重……」

劉小姐猛地全身震顫，聲音哽在喉中發不出來。秀梅忙過去扶她一把。

俄頃，劉小姐「哇！」的一聲號啕起來。



這時候秀梅也不知該怎麼辦。哭出來總是好，否則像剛才那樣，很容易發生危險。

良久，劉小姐哭聲漸漸平歇。抽抽涕涕地說：「小姐，麻煩妳帶我去看她……」

秀梅向其他人員交待了一聲，便扶着劉小姐的肩，輕輕地說：「劉小姐，人死不能復生，妳現在只有多加保重。」

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該……」

「不要激動，我們邊走邊說。」

「我實在太愚笨，太笨了……爲什麼要聽趙式海的話，可惡的趙式海……」劉小姐眼淚又滴地滾下來。

秀梅忙用手絹替她擦拭。

兩人穿過長廊，來到了太平間。

劉小姐嬌軀一撲，抱住她母親冷硬的屍身，又號啕大哭起來。

秀梅望望外面，一片空寂，地上還殘留一堆燒過的紙錢。風吹過來，那紙灰竟也不動。只有劉小姐淒淒切切的哭聲……

劉小姐哭了一陣，秀梅上前勸慰她：

「劉小姐，不要哭了，還是辦正事要緊。」

劉小姐擰了一把鼻涕，跪在停屍板的前面

「嗚……母親！妳怎麼去得這麼早？我的媽啊！妳爲什麼這麼苦命？……」

「我怎麼那麼笨，要跟那個趙式海……嗚……媽媽，妳爲什麼要跑出來？媽媽……都是我害了妳……嗚……」

「劉小姐，劉小姐！」秀梅搖搖她的肩膀

「嗚……媽啊！妳爲什麼這麼早便要離我而去？媽啊！媽媽啊！妳爲什麼這麼苦命，還沒

有享到福便自己匆匆地走？嗚……哇……」劉小姐的聲音又轉爲號啕大哭。

秀梅也不知該如何是好。步出室外，長廊的那一邊有兩個小孩子在往這邊好奇的望。外面馬路的汽車喇叭聲互不相讓，午後的陽光讓人有一種不想動的感覺。外面一幢一幢的大廈，好像一座一座大小不同的紙箱一般矗立着。秀梅第一次發現，自己不是處在這種像紙箱的醫院中嗎？

劉小姐的聲音又漸弱，變成嚶嚶而泣。

秀梅走入太平間，半用力地扶起了劉小姐

「要振作點，哭不是辦法。」

劉小姐握着秀梅的手，站了起來。

「我想妳最好先通知家人一聲。」

「我……」劉小姐眼眶紅紅地說：「我沒有家人。」

「那妳爸爸呢？」

「不瞞妳說，我小時候父親便因車禍而死亡。母親靠着一點獎金和積蓄擺粥攤，生意倒還可以。從小，我雖然沒父親，可是母親對我也很呵護，樣樣順着我的心。」劉小姐擦擦眼睛：「我自小便喜愛哼唱唱的，電視上那些耀人的畫面，使我的虛榮心幻想有一天也能那樣閃亮，那樣風光。都怪我……」

「劉小姐，我們慢慢走再說吧！妳先跟我去辦手續，然後再準備喪葬的事宜吧！最好能聯絡一下妳的親人！」

兩人緩緩步入長廊。空寂的長廊響着鼻涕聲。

「我太貪慕虛榮了！羨慕那些歌星；到處托人才進入一家歌廳。母親爲了照顧我，生意沒作，由桃園搬來中和。」劉小姐眼淚又汪汪

地流下：「可是日子並不好過，」我在歌廳只不過是一個小牌的歌星，說難聽一點，只是用來充時間的。我媽媽白天還跑去幫人家洗衣服……」

「總也有一點薪水可以幫助家用吧！」

「我那一點薪水，買化粧品都不夠，何況還要買服裝呢？」

「買化粧品要那麼多的錢嗎？」秀梅詫異地問。

「妳要博得人家的注意，便不得不花多一點錢。皮膚的保養，面容、雙手起碼也要跟那些歌星一樣細。髮型也要變變，否則也無法跟人家比！」劉小姐由皮包中取出一張相片：「這是我跟我媽媽的合照！可憐，我再也無法陪在我媽媽的身邊了……」

秀梅胸中也哽咽起來，多不幸！

「後來我實在不該去找那趙式海……」

「趙式海是誰？」

「電視台的製作人。歌廳的許經理幫我們母女引見的！也怪我一心直想着虛榮，昨天晚上，我和媽媽約趙式海在彩虹餐廳見面。媽媽賣了一些首飾，湊了幾萬塊送給他，他包說沒問題。我和媽媽心中都很喜悅；九點時，他拜託要媽媽出去外面買一點東西，之後，他便要我也跟他出去一下。趙式海帶我到對面皇后大飯店，我才曉得他的詭計。不過，我聽說要上電視台不犧牲一下是不行的，加上我的心早已飛到那閃閃發亮的舞台，於是也只好……」

劉小姐頓了頓，急診室已經在前面。

「媽媽大概回來時發現，急匆匆地越過馬路，才……嗚……我真該死！我一點都不知道！後來回彩虹餐廳還以爲媽媽先回家了。又被趙式海帶去跳舞……今天回家才接到派出所的通